

传奇故事精选

世情民俗

玉女怨



玉女怨

徐国华 王海林 编

漓江出版社

玉女怨

徐国华 王海林 编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625 插页2 字数164,000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册

ISBN 7-5407-0421-7/I·324

定价: 2.75元

出 版 说 明

数年来，在国内许多文学刊物上发表的通俗文学作品数以千计，蔚为大观，其佳作妙品令人兴趣盎然，但读者也常常苦于遇到不少劣作次品。为此，我们约请了徐国华、王海林二先生选编了《传奇故事精选》。这套书汇集了佳作妙品中的三十余篇（有些是初次发表），分为各自独立成书的若干册出版。

选编者徐国华先生，系《今古传奇》创始人，原湖北曲艺家协会负责人，老编辑、老作家，老艺术家。

选编者王海林先生，系美学副教授，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，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史《中国武侠小说史略》作者。

尽管在数千篇作品中选择其上乘者并非易事，疏漏在所难免，但我们深信：《传奇故事精选》的出版，将因其对通俗文学的欣赏、评论乃至创作均有所帮助与推动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漓江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二月

内 容 提 示

玉女怨 在家如同暴君的丈夫，竟坐视娇妻做了别人的情妇；任从他人摆布的少妇，却成了众人膜拜的天使。委婉曲折风流事，其中多少情与怨？

兵痞与寡妇 三个兵痞，一个寡妇，串演了二十年的世事沧桑；一件异宝，两条人命，联结着算不清的恩爱仇怨。

一件艺术珍品的毁灭 聪颖娇艳的妙龄女郎，钟情于父亲同辈好友而不能自己；富有才华的青年画师，沉溺于儿女情长之中便忘乎所以。一件艺术珍品的诞生和毁灭，凝聚了师生、挚友、父女、情人的种种怨恨与欢爱。

目 录

玉女怨.....	汪 洋 (1)
兵痞与寡妇.....	张丹书、冯庆楠 (49)
乌石镇传奇.....	彭 匈 (89)
一件艺术珍品的毁灭.....	黄大荣 (134)
“铁鸡张”的传人.....	窦应泰 (205)
跋 语.....	薛宝琨 (233)

玉女怨

汪 洋

这个故事太荒唐了！是我三十多年前听来的。那时，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三十多年过去了。时间的流水，冲走了我记忆河床中一层又一层泥沙，这个故事却不曾忘记。去年夏天，我乘江轮东去。为了打发那难以入睡的酷热的夜晚，我向同舱那些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讲述了它。谁知他们听后，竟然怂恿我写出来。我没有写过传奇，而怂恿者中，居然有人知道我写过几篇小说。他们说传奇是小说的一种。这个故事既幽默风趣又悲壮深沉，引人发笑的同时还催人泪下，奇特、神异，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。只要你如实将它整理出来，一定有人愿意读的。于是，我写出了这篇东西。

没有碾子的碾子岗

故事发生在丘陵地带。那里，红土堆成的小山岗，错落在铅灰色的苍穹下。农民们围着小山岗做屋，形成一个个古

老的村镇。那些村镇不是建在岗顶岗腰，就是坐落在岗脚下，名字一般都要带个“岗”字，形成了当地著名的三十六岗。这三十六岗的名称，有的道出了村镇的地理形势，例如长岭岗，建在一条鱼背状的绵长的山脊上；有的标明了村镇的经济特点，例如铜锣岗，一条小街上有几家生产旧花鼓戏班专用铜锣的手工作坊；有的告诉你村镇的规模，例如独屋岗，整个村子只有一栋孤零零的瓦屋；有的炫耀自身的光荣历史，例如驸马岗，出过一个状元，被当朝天子招为东床驸马；有的哀叹女儿们的命运，例如薄命岗，姑娘们个个有旧小说描写的那种“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”，然而有确凿的资料，证明她们的结局，没有一个是好的……。名列三十六岗之首，位于三十岗之中的碾子岗，倒有些叫人费解。这里既没有供村民们加工谷米的石碾子，与“岗”也无关系。虽然，环村皆山也，但四周的那些小山包，离村子一般都有七八里之遥。整个村子坐落在一块狭小的平川上。为什么叫“岗”？也许是代代因袭的结果。

碾子岗既然得天独厚，周围是一块不算小的平川，粮产自然丰厚。可是，不知是因为收获的大部分并不属于种田人，人们没有许多粮食，必须用碾子加工呢，还是与我们下面将要叙述的故事有关：碓王神在这儿显过圣，大家对碓有特殊的感情。总之，碾子岗的老乡们不用碾子碾米，碓的使用倒相当普遍。

碓是啥玩意儿？城市里长大的青年读者未必清楚。简单地说，那是一种舂米工具，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石器。我们的老祖宗，很可能早在只会用树叶遮身的太古时代，就知道使用它。经过漫长的岁月，跨越石器、陶器、铜器、铁器等等

时代，直到今天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许多地方的粮食加工早已机械化、自动化了的时候，它还赫然存在于一些农村中，可见其生命力之强。一个石臼，叫碓窝，里面装着要舂的糙米。用两根石柱或木柱支起一根木杠，杠的一端，装上一块椭圆形的石头，叫碓砣。脚踩木杠的另一端，使碓砣不停地落在碓窝里，糙米就慢慢地被舂成熟米了。这是脚碓。而碓砣和碓窝都比脚碓小，碓砣也只是穿在一根短柄上，手操短柄，使碓砣不停地落在碓窝里，叫手碓。碾子岗光景好的人家，都有自备的手碓，逢年过节，舂点糯米粉做汤圆什么的，方便些。平日舂米，则都要上村西的碓房。碓房已不成其房了。在没有屋顶的四堵断墙中，分两排摆着六副脚碓。

碾子岗不大也不算小，全村七十多户人家，男女老少号称三百口，全部是种田匠。他们都是那种“不好不坏，亦好亦坏，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”。如果硬是要从中挑出几个出类拔萃之辈的话，那就只有数村西的私塾先生范云卿，村中的赌棍姚四和他的老婆姚四娘，以及村东的郎中华显了。不知发生在何年何月的这一段传奇，就是由这四位出类拔萃之辈主演出来的。

得意的赌鬼和风流的窃贼

姚四出名，但并非英雄。他虽然排行第四，却没有见过二哥、三哥。父母早亡，他随长兄长大的。长兄心地慈善，对姚四溺爱有余，管教不足。小小年纪的姚四，就好吃懒做，怕苦怕累，不务农活。他不知从哪儿学了一句口头禅：“别人

栽秧我不忙，别人割谷我也黄。”黄就是熟了。只知人哄地，哪知地哄人！黄是黄，能收多少呢？好在他是跟着哥嫂过日子，大树底下乘荫凉，不晓得当家的艰难困苦。十八岁结婚后与兄嫂分居，二十岁才生了个小男孩。花朵一样的新媳妇，并没有把这匹野马拴住。除新婚的那几夜以外，他很少痛痛快快地在家过个整夜。夜夜在外面干啥？赌、推、抹、掷、押，样样都来！而且这小子手运好，赢的时候多，哥嫂无钱买盐时，还不时打发侄儿侄女来向他讨几个铜毫子。不过他对媳妇儿心狠，不管赢多少钱都不与姚四娘相干。

姚四的媳妇儿姓甚名谁，人们并不知晓，也没有谁去打听。大家按照当地的习惯，叫她姚四娘。她为人随和。“姚四娘”叫得震天价响，其实她才十七岁，比丈夫小四岁。姚四娘生得花容月貌温和性情，并不奇怪，她就是那个专门出漂亮姑娘的薄命岗人氏。她也常哀叹自己命不好。碰上这样一个丈夫，日子不凄凉吗？她十四岁就被人用花轿抬到姚家来，十六岁就当的妈妈。如今年纪轻轻的，却拖着个孩子夜夜守着空房，真是有丈夫的孤儿寡母，那滋味不是人尝的！

姚四夜晚红着眼睛赌，白天就闭着眼睛睡。她还得小心翼翼伺候他。久在牌场混，手运再好，能保准不输钱？赢钱不与媳妇儿相干，输钱却要拿老婆出气。姚四娘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她也从不在旁人面前掉一滴泪。她虽然生得小巧单薄，可是为人聪明，干事泼辣，在家当媳妇，出门做丈夫，里外奔忙，把个小家庭调治得有条不紊。每天太阳落山以后，丈夫的影子就不见了。姚四娘简单地吃过晚饭，把孩子奶得睡了，还要忙好长一阵活计。天天如此，她已经习惯了。有人嫉妒姚四了。他们说：“赌场得意，情场失意，

这小子总是赢，为什么还能讨到那么好的一个老婆呢？”

这是个仲秋的月夜，很深了，丈夫照例不在家，孩子在摇篮里睡得甜甜的。姚四娘把纺车搬到堂屋的朝门处，借着明月的清辉，慢悠悠地纺着线。纺车把月光绞碎了，象元宵夜男人们舞动的花灯。嗡嗡的纺车声伴着蚰蚰的鸣叫声，形成了一支奇异的乐曲，那是人间的纺织娘和昆虫界的纺织娘的混声小合奏。

俗话说：前三十年睡不醒，后三十年睡不着。姚四娘毕竟刚满十七岁，白天又忙累了一天，纺着纺着，不知不觉中竟睡着了。也不知到了几更几点，忽听得哐当一声。当家的回来了，他在开柜子！姚四虽然夜夜赶赌，但每次赶赌时总是那样急切，常常爱在半夜回来加件衣服。“宝他爹吗？夹袄在竖柜的上格。”姚四娘冷冷地说了一句，接着在心里嘟囔道：“天天都去的，还急得象充军，不晓得多穿一件！”然后又慢悠悠地摇动纺车，半睡半醒地纺起线来。谁知第二天清早姚四暴跳如雷，逼天吼地象凶神恶煞一样，硬说姚四娘把他装铜钱的一个小布袋子藏起来了。姚四娘摸头不是脑，结果又落了个鼻青脸肿。

丈夫狂怒而去，四娘心痛如割。她不为自己挨了打心痛，她心痛那一袋子钱。姚四娘是个本份女子，口头上不敢，心坎上却是反对丈夫赌博的。丈夫的输赢她一概不管，更不知还有那一袋铜钱。要不，即使被打得粉身碎骨，她也会把它藏得紧些。可是，如今竟然从自家的柜子里飞了！想起过日子的种种辛酸，姚四娘觉得好不懊恼。她希望那钱袋还在，八成是赌鬼记错了位置。

姚四娘把大箱小箱大柜小柜床上床下，统统翻个遍，连

金柜（即马桶）也挪动了个位置，钱袋还是不见踪影。她猛然一惊，迷迷糊糊地记起了昨夜的动静，知道是遭贼了。姚四娘突然发现堂屋正墙上有几行字。那些字踢脚甩手，嬉皮笑脸的，很象村上那帮流里流气的伢们，正在幸灾乐祸地瞄着她。她那端正的鼻子尖碰着墙壁了，也没有猜出点意思来。她突然想到了学富五车的范先生，急急忙忙朝村西私塾学堂跑去。

范云卿出身于有根有基的书香门第。全村人都知道，他的曾祖父中过举人。是不是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，没有考证，也不知道他和范进到底谁先谁后。范云卿跟在姚四娘后面，来到她的堂屋里，作古正经地朝墙上看了一阵，象念古书一样地念了起来：

美人儿大睡如小死；

弯月儿象个大饺子。

拿了她的钱袋子，

还叫我伢的老子……

范云卿憋不住哈哈大笑。姚四娘却气得咬牙切齿。她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该死的强盗，偷东西还要学孔夫子放屁，假装斯文！”

“可这诗，”范云卿捻着下腮上的短须，摇头晃脑地，仿佛还在默默地品尝着，“还真有点儿意思哩！”

“是你？！”姚四娘突然倒竖柳叶眉，圆睁杏仁眼，昂首挺胸，朝范云卿逼近了一步，“你偷的，你是贼！”

“我？”范云卿镇静地反问道，“你怎么晓得是我偷的？”

“碾子岗有几个识字的？识字的也写不出这种屁东西！外乡外土的人，怎么晓得我屋里有钱？是你！你看他们赌博，听

到了虚实，知道他们赢了钱！——连我都被他瞒过了呀！”

姚四娘伤心地落下了几滴眼泪。

范云卿有点儿得意。他把两臂交叉在胸前，斜着眼睛瞟了姚四娘好一阵，说道：“那，照这墙上写的，昨晚上，你还叫我是‘伢的老子’？！”

姚四娘好看的瓜子脸儿一下子红了，从额头一直红到了耳根。她没有想到这首“臭尸”还有这层意思，头怎么也抬不起来。

“挨了老四的拳头吧？”范云卿关切地问。“好吧，只要你再叫一声‘伢的老子’，丢多少钱，今日晚上给你送多少来，免得你皮肉受苦。”

姚四娘这时很有些后悔。她后悔刚才太莽撞，没有任何把柄，就说是人家范先生偷的钱。范先生是读书人，顶讲礼性的，怎么会偷钱呢？惹人人家生气了吧！她的头垂得更低了，脸烧得厉害。

“叫呀，嗯？”范云卿的声音有些颤抖了。他朝她靠近了一步，在她那高耸的乳房上重重地捏了一把。

姚四娘一下子懵了。她惊惶地抬起头来，低低地叫了一声“范先生！……”

范云卿猛地后退了几步，一时也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尴尬地看了姚四娘一眼，尽量恢复了镇静，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吻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不难为你了。就算是我拿了吧。开个玩笑。今晚一定送来！”

钱果然是范云卿偷的。当晚他也真来了，不过两手空空，并没有带钱袋。姚四娘没有纺纱。门虚掩着，室内传来细微的鼾声。范云卿刚刚离开赌场。姚四这会儿手兴正好，红着

眼赌咒：三天三夜不睡觉，也要把被小偷偷去的本钱扳回来，一切都对范云卿如此顺利，简直是天公作美……

姚四娘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况中醒来，一切都无可奈何了。

在以碾子岗为中心的三十六岗一带，在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那种时代，男女之间，保持着一种比较自然、比较奇特的关系。这种关系，说不定是更接近于原始社会的愚昧，还是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社会的“文明”。姚四娘和丈夫新婚的夜晚，几个“听房”的毛小伙子，正当新婚夫妇刚刚躺下的时候，突然从床底下钻出来，不容分说地将他们捆在一起，一定要他们答应办一桌酒席才放开。谁也不觉得有伤风化。平时，男人们姘上一两个女人，女人们养上了一两条汉子，议论是要议论一下的，但并不当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当然，谁如果在这方面干干净净的，人们一定会夸他是个老实人。不过，这里一向把“老实人”和“傻瓜”看做双胞胎，人们并不看重老实人。范云卿白天的两下子把姚四娘弄糊涂了，她拿不准他到底偷钱没偷钱。但是，她相信他晚上一定会来的。来干什么呢？送钱来？不会。范云卿是碾子岗的头号风流才子，来了，决不会有好事。奇怪的是，姚四娘还是等了他。尽管范云卿已经三十八岁，论年纪完全可以当姚四娘的爹，四娘还是要等他。那个红眼赌鬼平时太没有把她当人看了！姚四娘实在困得支持不住才去睡觉，刚刚睡着就被他弄醒了。她没有想到知书识礼的范云卿会是那个样子。她哭了，轻轻地在心里诅咒了一句：“造孽呀，我是哪辈子欠了你的债？！”

范云卿听见了。他感到非常奇怪，他觉得姚四娘的话不

是从嘴里说出来的，而是从肚子里说出来的，蛮有意思的。于是，嬉皮笑脸地说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了？再说一遍好吗？”

姚四娘并不理睬他，继续嘟囔道：“一样不是人，一样不是个东西！”

“好！”范云卿惊喜地叫了。他听明白了，姚四娘的话是从肚里发出来的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忙点亮了小油灯，举到姚四娘面前，“再骂一遍。”

姚四娘被他照得不好意思，把头转向一边。她以为他是涎着脸说她骂得好，又禁不住悄悄地笑了。接着又嘟囔了一句：“哪点儿象个教书先生！”

这回范云卿不仅听清楚了，而且看清楚了，姚四娘在这样小声嘟囔的时候，嘴唇闭得紧紧的，喉咙纹丝儿不动，她是在用肚子说话！范云卿掀开被子，把耳朵紧贴在姚四娘的胸口，要姚四娘再重复一遍。姚四娘被他折腾得憋不住笑出声来了。接着，又闭住嘴，在心里骂道：“以为你知书识礼，看来也是白披了一张人皮！”

范云卿听得再清楚不过了，姚四娘骂他的时候，他的耳朵被轻轻地震动了，可以肯定这声音是从喉咙管下面发出来的。范云卿发现了一个奇迹。那时科学远没有现在发达，还没有出现“人体特异功能”这样的名词。否则，范云卿很可以把今晚意外的发现称为特异功能。姚四娘确实具备一种特异功能。这种特异功能，不是耳朵听字，不是手指摸字，不是透视眼，不是思维传导，也不是遥感反应；姚四娘低声说话的时候嘴唇和喉头完全可以不动，只是胸腔内部在微微震动。听上去很象是用肚皮在说话。这种特异功能是怎样形

成的？范云卿当然弄不清楚，笔者也弄不清楚。也许是心理上的原因，长期孤独、凄凉而抑郁的家庭生活所致；也许是生理上的原因，即姚四娘具备不同于一般人的解剖特点，她的声带部位比正常人低得多。范云卿甚至提不出这两种猜测来，也无需提出。他只要知道一个反常的事实就够了：姚四娘可以用肚皮说话。至于为什么，他大可不必去伤脑筋，也不希望别人去研究。这样，他就可以援用一个最省力也是最权威的解释：神！范云卿是压根儿就不相信神的。但是，范云卿也清楚地知道：要在碾子岗立定脚跟，要在三百口人中出人头地，光靠肚子里的“之乎者也矣焉哉”，光靠带几个穷学生，是远远不够的。有时，当机会送上门来了的时候，何妨不借用一点神的力量？！对于有些压根就不相信神的人来说，神，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，往往比那些虔诚的信徒大百倍、千倍甚至万倍！

范云卿竭力抑制自己的兴奋，用平静的亲昵的口吻说道：“四娘，我给你送钱回来了！”

姚四娘毕竟还是个天真的孩子。范云卿研究她发音的过程，被她理解为调情。她的气消了许多。听了范云卿这句话，她不由地欠起了身子，朝枕头两边看看。范云卿哈哈大笑。说：“不是一袋，是十袋、百袋，是一千袋！”

姚四娘知道自己又上当了，很不高兴地白了范云卿一眼。她没有想到，这个一向作古正经的教书先生这样坏，他的话简直没有一句靠得住。

范云卿把姚四娘紧紧搂在怀里，很好地温存了一番。然后，咬着她的耳朵，悄悄地说了起来。他们谈得很细，很投机，足足谈了两个时辰。最后都高兴地笑出声来了。这时，

姚四正在赌场里，为他那丢失了的一袋钱扳本。唉，“赌场得意，情场失意”，这句话也应在这条赌棍身上了！

天仙下凡和郎中出走

姚四娘和范云卿皮绊的事，持续了两个月，才传进姚四的耳朵。赌棍醋劲大发，暴跳如雷，嚷着要砸碎范云卿的脑袋，气冲冲地朝私塾学堂奔去。这回糟了！范云卿喝了几瓢墨水，就算有一肚子黑主意，论拳头，哪是姚四的对手？一群赌徒紧紧跟在姚四的屁股后面。他们不是去帮忙的，而是去劝架的。他们商量好了，等姚四把那个无聊的范云卿教训得可以了以后，就把他拉开。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赌友吃人命官司。吃官司，姚四可不是范云卿的对手。

“老四呀？恭喜恭喜，大喜呀，伙计！”

面对着自己的十几个蒙童，面对着其势汹汹的姚四和他身后的那一帮子赌徒，范云卿毫无惧色。他从容自若，谈笑风生，主动给姚四让座、倒茶。杀气腾腾的姚四，被他弄得愣住了。

“来得好，伙计。你不来呀，我还要去找你呢！”范云卿神秘地看了姚四一眼，继续说道，“两个月前，我做了一个好梦。你不知道那梦有多美。天仙玉女星——你想不到她有多漂亮吧？——突然钻到你老婆的肚子里去了。别急，听下去，我不是说着好玩！可这天仙玉女星并不是投胎来的。她就呆在你老婆的肚子里，隔着肚皮给乡亲们相命。她能知生死，明祸福，定凶吉，祛病消灾……”